

饮
剑
诀

血
之
誓
言

明月◎著

远方出版社

明月◎著

饮剑诀④

血之誓言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之誓言/明月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

(饮剑诀)

ISBN 978-7-80723-299-5

I. 血… II. 明…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8271 号

饮剑诀
血之誓言

著	者	明 月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96
印	数	3000
字	数	192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299-5
总 定 价		182.00 元(共 8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人物介绍



赵飞云:第一男主角,本为贵族之后,身份尊崇,却天生身患绝症。本该英年早逝,又偏偏大难不死,并最终踏上了谋反作乱、屠龙弑皇的不归路。

赵伯谦:赵飞云之父,骁勇善战的一代名将。本性淡泊名利,无心争斗,却因为身陷政治场的漩涡之中而无法自拔,最终惨淡收场。

上官无极:天下第二高手,不世绝学《九阳神功》的唯一传人。他是主角赵飞云的救命恩人和授业恩师,亦是赵飞云此生最为景仰的一代英雄。

华清风:天下第一神医,上官无极的深交好友和捉弄的对象,亦是主角赵飞云的挂名岳父。

华吟雪:华清风之女,第一女主角,一位无论姿容才情皆举世无双的绝代佳人。是赵飞云的初恋情人和毕生挚爱,并导致他最终踏上不归之路。

朱元璋:大明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成功谱写了由乞丐到君王、卑贱到至尊的传奇帝王。

朱标:朱元璋长子,大明朝的第一任太子,亦是赵飞云此生最为痛恨,誓要杀之而后快的仇敌之一。

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亦是所有皇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位,无论才能、魄力皆不在乃父之下,可是由于出生较晚,以至于与皇位无缘,故而一直深感不忿,并最终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谋朝篡位。

朱允炆:大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标之子,以及让赵飞云仇恨终生的宿命强敌。

目 录

第二篇

第三十二章	吐露心声(上)	1
第三十二章	吐露心声(下)	8
第三十三章	绝命三步(上)	13
第三十三章	绝命三步(下)	18
第三十四章	暗夜盟主(上)	23
第三十四章	暗夜盟主(下)	27
第三十五章	热血忠魂(上)	32
第三十五章	热血忠魂(下)	37
第三十六章	曲终人散(上)	42
第三十六章	曲终人散(下)	48
第三十七章	天威惊怒(上)	54
第三十七章	天威惊怒(下)	58
第三十八章	盟主卸甲(上)	62
第三十八章	盟主卸甲(下)	66



第三十九章	白衣仙子(上)	69
第三十九章	白衣仙子(下)	73
第四十章	九龙金令(上)	77
第四十章	九龙金令(下)	82
第四十一章	无双国土(上)	88
第四十一章	无双国土(下)	93
第四十二章	重会吴猛(上)	99
第四十二章	重会吴猛(下)	104
第四十三章	交心嘱托(上)	107
第四十三章	交心嘱托(下)	111
第四十四章	瞒天过海(上)	114
第四十四章	瞒天过海(下)	117
第四十五章	各显神通(上)	123
第四十五章	各显神通(下)	127
第四十六章	金刚三魔(上)	132
第四十六章	金刚三魔(下)	140
第四十七章	真相暴露(上)	147
第四十七章	真相暴露(下)	151
第四十八章	天火除魔(上)	156
第四十八章	天火除魔(下)	162
第四十九章	神女临危(上)	165
第四十九章	神女临危(下)	171
第五十章	十万火急(上)	176
第五十章	十万火急(下)	182

血之誓言

Xue zhi shi yan

第五十一章	神女飞逝(上)	188
第五十一章	神女飞逝(下)	194
第五十二章	誓毁天地(上)	197
第五十二章	誓毁天地(下)	200



第二篇

第三十二章 吐露心声(上)

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应天城北燕王府内的战事正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候,远在数十里外的“摘星楼”上,却又是另一幅截然相反的画面。

珍饈百味,推杯换盏,这里的气氛安详融洽,没有丝毫不协调的景况存在于此。

在欣赏完了那绚丽多彩的烟花表演之后,朱允炆便招呼赵飞云和华吟雪入席就餐,随着一道道冷碟热盘如流水般端上,那个十人座次的红木圆桌很快就被彻底放满,琳琅满目的山珍海味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虽然佳肴当前,但是赵飞云心中却是别有所想,对满眼的山珍海味都提不起什么兴趣,不过为了避免一旁的朱允炆心中起疑,赵飞云也只能虚情假意地敷衍一番,演好这场十分关键的戏码,务求尽善尽美。

而坐一旁的华吟雪虽然不会作戏,但是她对面前的这一桌美味佳肴同样也没有多少兴趣,从小生长在医门世家,精于养生之道的她素来不喜欢油腻的荤食,甚至可以说对此是相当厌恶,所以此时桌上的各类菜式虽然



是五花八门，但是华吟雪也只是随意地吃了一点素菜和甜点便再也没有动筷子了。

而身为主人的朱允炆则更是帝王之尊，平时司空见惯，眼前的这些菜肴当然不会放在他的眼里，只是象征性地夹了几筷子之后，朱允炆便放下了手中的银筷，转过头对着看似吃得津津有味的赵飞云笑道：“怎么样啊方兄，这里的菜式还可以吧？”

“哈哈，当然。”赵飞云微微一笑，同样放下手中的银筷道：“色香俱全，齿颊留香，确实是一等一的上品啊。”

“好好，看来方兄也是个会吃的人啊。”朱允炆笑着点了点头，又转过头去看着华吟雪柔声道：“华小姐觉得如何，这些菜肴还满意吗？看来华小姐吃得不多呀。”

“哈哈，吴兄不必介意。”免得这个小妮子口无遮拦地又说错话，赵飞云就抢在华吟雪的前面笑道：“我们的这位华大小姐可是爱美之极，吴兄就算是把全天下最好的菜肴摆在她的面前，她也吃不了多少的，不然若是因此而身材走样的话她可就亏大喽。”

“哼。”华吟雪娇哼了一声，没好气地回瞪了赵飞云一眼，看起来好像是有些生气，但是只要是个人都可以看出，当华吟雪看向赵飞云的时候，她那双清澈剔透，明亮如星光一般的美眸之中含藏的分明是无限的娇羞和无穷的欣喜。

“咳咳。”看着眼前的二人毫无顾忌在自己的面前打情骂俏，略显尴尬的朱允炆轻咳了两声，笑道：“只要华小姐喜欢，那就不枉我一番心意了。”

“谢谢。”华吟雪微一点头，彬彬有礼地答谢朱允炆的款待。

“能拿出如此非凡的‘心意’，吴兄果然是个能人啊。”天意无常，赵飞云就不能让朱允炆有静下心来思考的机会，免得他因此而改变主意，所以紧

接着道：“当日吴兄的一番出手，已经令我大为惊叹了，谁知今日一见，吴兄的能耐更是令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来这‘权势’真是个好东西啊。”

“嗨，方兄见笑了。”朱允炆神情之中略带无奈，摇头苦笑道：“所谓‘权势’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你很多好处，但也会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总的说起来，其实还是麻烦多一些啊。”

“哦。”赵飞云剑眉一挑，沉声问道：“例如呢？”

“眼下就正好有一件事情。”朱允炆道：“我也正在为此而心烦不已。”

“是不是吴兄这几日处理的事情。”赵飞云微笑着：“吴兄能否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们能帮吴兄分忧呢？”

朱允炆闻言一愣，略带诧异地看了赵飞云一眼，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踌躇良久，终于开口道：“其实这件事情也很简单，我的爷爷留给我一份丰厚的家产，非常丰厚，足以让我一生无忧，本来这是件好事，可是最近我却发现，有人想要谋夺我的这份家产，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啊。”华吟雪惊讶地道：“这个人真坏，竟然想要谋夺别人的家产。”

“是啊。”朱允炆感谢地看了华吟雪一眼，沉声道：“所以这几天我都在安排着如何将这个人给赶走，永远不让他再回来，幸运的是，我做到了。”

“那就好了。”华吟雪不明所以，笑道：“这样吴公子就不必再担心了。”

“那请问吴兄。”赵飞云问道：“是谁想要谋夺你的家产呢？”

“嗯？”朱允炆略感吃惊，回头看了看赵飞云，无奈地道：“是我的叔叔，是我的亲叔叔。”

“啊？”看着华吟雪脸上那惊讶的表情，赵飞云苦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谓财帛动人心，在权势名利的面前，就是亲人也会有反目成仇的可能。”

“是啊。”朱允炆看来对此感触颇深，禁不住一时失神，喃喃自语地重复



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看着朱允炆那种哀伤的表情，心地善良的华吟雪不禁想要出言安慰，但是赵飞云先一步对她摇了摇头，制止了她想说的话。

深深地再看了朱允炆一眼，赵飞云接着道：“吴兄不必为此介怀，既然是你的叔叔不义在先，那你对他也就无需再客气，他既然谋夺了你那么多的家产，那么你赶他走也是合情合理的。”

“啊？”朱允炆听了这话，双眼之中的神色似乎变得更为迷茫了，喃喃地道：“他谋夺了我的家产？他到底谋夺了我什么家产？什么家产呢？”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朱允炆的思绪此时似乎变得更加迷乱了。

“吴兄，吴兄。”轻轻地呼唤了几声，终于将朱允炆从那混乱的梦境之中唤醒了过来，看着他那茫然的双眼，赵飞云笑道：“你是怎么了，吴兄，你不会连你叔叔谋夺了你什么家产也不记得了吧。”

“哈。”朱允炆略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摇头笑道：“方兄见笑了，其实不是我不记得我叔叔夺取过了我什么家产了，只是我刚才仔细回想了一下，突然发现，我叔叔好像从来就没有夺取过我什么家产。”

“什么？”赵飞云假装吃了一惊，说道：“怎么？你叔叔从来没有正式的行动过吗？”

朱允炆摇了摇头，沉声道：“没有，他从来没有正式的行动过，只是我认为有这个可能，而 he 也有这个本事。”

听完了朱允炆的这句话，赵飞云和华吟雪的脸上全部都露出了无法理解的神情，不过区别在于华吟雪是真的无法理解，而赵飞云则是在装模作样。

看着赵飞云和华吟雪的眼中逐渐流露出了厌恶的神色，朱允炆苦笑道：“方兄和华小姐可能都无法理解我的所为，这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处在我



的位置上，所谓……”

“可能我们真的是无法理解了。”赵飞云的语气突然转淡，打断了朱允炆的言辞，冷冷地说道：“只是因为心中的一个疑惑就要伤害自己亲人，我想这是谁都无法理解的。”说着，赵飞云突然站起身来，拉起华吟雪道：“很谢谢吴兄你的款待，不过我想我们消受不起，就此告辞了，雪儿，我们走。”

“两位请留步！”看着赵飞云和华吟雪真的转身欲走，朱允炆心中一急，连忙起身挽留道：“两位就算真的要走，也请再听我说上一句话，就一句，好吗？”

朱允炆的语气诚恳，勉力挽留，却正中赵飞云的下怀，赵飞云说了这么多话，就是要让朱允炆的心中生出惭愧之念，再全力作出解释，这样一来，即可以打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给他改变主意表明自己身份的机会；又可以让他对燕王朱棣产生内疚之情，说不定就能在以后的关键时刻起到作用，所谓一石二鸟，利人利己。

假装考虑了一会儿，赵飞云带着华吟雪好似极其勉强地坐回了圆桌之前，静听朱允炆的解释。

朱允炆低头思绪了良久，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叹道：“两位之所以会不齿我的所为，只不过是两位都不明白我的感受，如果两位曾经都尝试过从高处摔落的感觉，也许就不会这么厌恶我的行径了。”

“这和从高处摔落的感觉有什么关系？”赵飞云故作不解，沉声问道。

朱允炆长叹了一声，幽幽地回忆道：“在我十八岁的那一年，有一次我前往书库去查找一些书籍数据，书架很高，因此我便拿了一张高脚板凳，踩在上面去查阅书籍。”

“谁知就在此时，我的爷爷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当他看到我踩在板凳上查阅书籍的时候，就一言不发地来到了我的身后，猛地踢出一脚，将我脚



下的板凳给踢飞了出去，我毫无防备，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疼痛之极，半天也站不起来，而我爷爷就这么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我躺在地上呻吟，一直都不来扶我。”

“啊？这是为什么啊？”华吟雪听得入神，好奇地问道。

“后来，我也是这么问我爷爷的，我问他这是为了什么。”朱允炆苦笑：“我爷爷他却反过来问我，问我疼不疼。我说，很疼很疼。爷爷笑着道，很疼就好，很疼的话你就会记住两个道理——第一，别让任何人站在可以对你造成威胁的地方，哪怕是你的亲人也不行；第二，别从高处摔下来，从高处摔下来的话是非常疼的。”

赵飞云心弦剧震，他万万也想不到，朱元璋竟然会用这种方法来教育他的接班人，办法是如此特殊，效果却又是那么深刻，这使得赵飞云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佩服道：朱元璋，你真不愧是盖世英雄，真是他妈的太了不起了。

“我后来一直无法完全明白我爷爷此举的用意，就这么朦朦胧胧地带着这两句话又度过了几个春秋，直到那一天，直到我爷爷将他的全部家产都交给了我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处在了我爷爷的位置上，我已经不能再容下可以威胁到我的人，因为我决不能从我的位置上摔下去，我已经站得太高了，高到一个已经下不来的地步了，如果我摔了下去，肯定会摔个粉身碎骨、死无全尸，所以我一定不能摔下去，我一定要把那些可能会使我摔下去的人除掉，虽然我也知道这是件残忍的事情，虽然我心中也是万般不情愿，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别无选择，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

赵飞云定定地看着朱允炆说完了这一番讲话，内心之中震惊不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朱允炆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神情竟会是那么的哀

伤,那么的悲凉,赵飞云完全可以相信,刚才的那一番诚恳之极的讲话绝对都是发自于他内心的呼喊,设身处地,使得赵飞云也不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朱允炆产生了一丝同情和好感,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吧。

第三十二章 吐露心声(下)

华吟雪被搞糊涂了，单纯的她完全无法明白朱允炆这段话中的真义，但是朱允炆那哀愁的表情却使得心地善良的她同情不已，因为无法明白政治的残酷和黑暗，心地纯洁的她就本能地觉得朱允炆并不是坏人，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也无法认同他的那种残忍的行为，复杂和疑惑的情感充斥着那颗不通世事的心灵，令她矛盾不堪，求救地看向了一旁的赵飞云，希望可以从小心爱的人那里得到一些解答。

赵飞云对着华吟雪微微一笑，投去了一个关怀的目光，摆在桌子下面的手也伸了过去，将华吟雪的纤纤玉手握在了掌中，最大限度地将鼓励和支持送到自己爱人的心中。

看着眼前两人各怀深意的目光，朱允炆苦笑了一下，缓缓地道：“一些陈年旧事，让两位见笑了，真是不太好意思啊。”

“咳咳。”赵飞云轻咳了两声，微微地摇头道：“高处不胜寒。人在江湖，有些时候，的确也是身不由己的。”

“谢谢。”听到赵飞云的响应，朱允炆的双眼之中绽放出了感动的神色，开心地笑道：“我就知道方兄会理解我的，不瞒方兄说，刚才的那一番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以后我想我也不会再说了。”

“哦？”赵飞云笑道：“这是为什么啊？”

“原因很简单。”朱允炆道：“因为在我的身边都是一些下属和仆人，我根本无法对他们吐露心声，而方兄和华小姐都是我的知心好友，所以只有在二位面前我才能畅所欲言，无需顾忌。”

“好友?”赵飞云闻言一愣,喃喃自语道:“吴兄真的将方某看成是好友吗?”

“当然。”朱允炆诚恳地道:“方兄不会嫌弃吴某吧?”

“哈……哈哈,当然……怎么会,怎么会。”赵飞云随口笑答,思绪一阵迷乱,朱允炆的这一番告白诚恳坦然,真情流露,禁不住使得赵飞云有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怪异感觉,一时之间心潮起伏,不由得感怀身世起来。

回首前尘,自己从出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个无法决定自己道路的人,先天的顽疾使得自己没有明天,没有希望,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万般无奈地背负着父母的期望,拼命地挣扎求存。

当时来运转,自己顽症尽去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可是也就在此时,因为小人的一番诬陷,使得自己全家遇害,逼得自己又背负起了家族的血仇,拼命地为此而奋斗。

当自己终于学有所成,终于又回到了这里要彻底地了结家仇的时候,自己的仇人却已经不在人世了。

虽说这是一件荒天下之大谬的可笑之事,虽然自己对此也是万般不甘心,但是自己身上的万钧重担毕竟也因为此而彻底被卸了下来,再无负担了。

经过了一番如释重负的轻松之后,自己又万分意外地和梦中情人再度重逢,双喜临门的情况之下原以为从此就可以再无牵挂,潇洒人间了。

可是命运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捉弄,燕王朱棣的突然出现,再度将自己卷入了一场皇权争夺的阴谋之中,使得自己泥足深陷,无法自拔。

可笑,也真是可怜。

人在江湖,有时是身不由己,可更多的时候却也是难以预料,如果早一个月前,自己就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会在此时此刻和当今的皇上坐在同一张



饮
剑
诀

桌子旁，把酒畅谈，彼此交心。

而自己就更不会想到，一位富有天下的帝王，在他的内心之中竟会隐藏着那么多的无奈和悲伤。身为一个生下来就被决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嫡长皇孙，他何尝不是和自己一样，从小就是身不由己的呢！

此时，他将自己当成朋友，将他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隐秘毫无顾忌地诉说了出来，可是自己却还在不遗余力地盘算着如何算计他，伤害他，自己如此做是不是太卑鄙了？

赵飞云智比天高，向来行事都是百无禁忌，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在被层层の世故心计包围着的那一颗赤子真心之中，却依然还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の界限，这个界限使得他至今仍然还是坚守着一个永远也无法打破的原则。

将心比心。人若对我有情，我决不对人无义。

阴谋、暗算、伤害、牺牲从来都只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永远也不能用它们来对付真正的朋友。

所以在此时，当朱允炆在一番坦诚真切的告白之后突然说出“朋友”这个字眼的时候，赵飞云迷茫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了，一丝内疚和负罪的情感悄悄地从他的心底升起，渐渐膨胀了起来。

“笨蛋！”就在这天人交战的紧要关口，随着心灵深处的那一声炸雷般的暴喊，赵飞云突然间从朦胧的迷茫之间清醒了过来：“他妈的，我是在干什么呀，朱允炆是我的敌人，我对他内疚个屁呀！此时他的这种真诚、这种坦然不过是在他经受过无奈和失落之后的一番感慨而已，我还以为他真的在和我交心啦，呸！他只不过是把这些郁闷的事情憋在心里太过难受，找我倾诉罢了。因为他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不会对他产生威胁，这

